

譚友夏合集目錄 卷七

鵲灣文章

書啓

奉郡尊葉公玉壺書

甲子夏答袁述之書

答袁述之書

又答袁述之書

答鍾伯敬書

與茅止生書

答劉同人書

答韓求仲書

與鍾居易書

答池直夫書

答金正希書

答李長叔表兄書

譯友互合集 卷七 目錄

譚友夏合集 卷七

鵝灣文草

竟陵 譚元春友夏著

書啓

奉郡尊葉公玉壺書

謹白箋。春兩年來營治十畝。已督率耕牛爲太平農人。兼借析陰柳影。賚一卷自隨。待稊上倉於冬春閒。月放懷山水。學古人經句不返之跡。部署已定。非爲高潔可慕。止以八比制科。本非真好。不過因功名所在。勉強爲之。令又屢試不第。橫以此得罪。自嘆年命有盡。何苦爲此。芒屨扁舟。便可逍遙許時。不枉作一世人。初願如此而已。晉人有云。無官者多矣。豈皆高士乎。論者便以春爲慕高士。此更不然也。殘冬遠歸。弟生員元聲元禮。詳述祖臺相念相援之意。惓惓款款。衆中不名。里黨榮之。今年正月。表兄李長叔先生。又傳祖臺徵及行藏。爲之慚感。夫勾萌之被折。胎卵之遂破。欲自以爲芝艸翠禽。無絲得見。而况其五石之瓠。不才之雁。已見於前事矣。雖平日親厚甚者。賢者止於永嘆。不智者因而竊笑。求其無一日之知。有君民之隔。又缺拜謁之禮。而忽焉增榮益觀。獎助無已。此在古人亦不易得。春竊自念。雖無才而韞線之才。尙未盡。雖有興而進取之興。則已敗。既不入珊瑚之網。又已驚虞人之弦。其爲廢匿。夫復何尤。而且數載之前。矢盟丘壑。出場已往。謝絕巾衫。初非無聊。而強處乎此。又偶有感而忽動於中。此則區區動靜不一。遠遜逸士之明徵也。但旣翮翮而去。又貿貿然來。與諸生角藝一堂之上。心面相觸。筆硯相向。誰爲爲之。誰令聽之。春雖無良。不至顏厚若此。所以悟窮達之有命。窺捷徑之無益。以

途中逃雨之身。聽物外浮烟之遭。或驥首以報知己。或鴻飛以答故人。酬知原非一途。感恩則甚淺矣。自傳諭以來。母弟私語。踟躕旬月。而肝腸所在。嘿嘿不可始作一詩十二韻。與其舊稿呈上。教政以見春之守義安卑。無裾可曳。非敢頑鈍。疎放步以游惰。自處於戮民也。春再拜。

甲子夏答袁述之書

方坐桐陰中。兄書忽至。反覆之感。難盡日。真如兄所云然。弟素無好興。昨行京都。益觸其倦。又讀兄書。一身之倦。不足言也。子美云。文武衣冠異昔時。弟竊以爲人物仍舊。而破舟漏屋之氣。行於其中。不可結構。此吾輩林麓之曰也。而頃者凶饑告於閭里。生平不算米鹽之人。不得不日問有亡。稽其甌釜鍾庾之數。雖妻妾未敢怒。然而目笑之矣。誰謂主翁曠者。黔楚輔車也。勢足以相及。卽其勢旦夕未足以相及。而凶饑之禍。究將爲亂。無論凶饑之究。且爲亂。而眼前凶饑已是一亂。前日黔兵偶敗。主之者吾蔡司馬也。愛之甚聞。其後放歸。則又喜之甚。卽以弟一人。其憂其喜。皆以蔡司馬故。而西南之不可爲。又若其不甚切者。天下之人皆此一私心而已矣。其何能爲。述之有志於當世。久且深矣。請勿憤勿怠。憤傷氣。怠傷志。有此則並不足以自立。而無此則並可以救物。卽晉宋諸君子。清言之佳者。理學之真者。皆其不憤不怠者耳。但人固有時與命。孔子終年窮忙。伯夷之無聊忍餓。可謂不遭矣。而昔人云。犇車下無仲尼。覆舟上無伯夷。將誰欺也。弟以爲。瓊儕諸君子治世。亦是孔子快心事。太公望治世。亦是伯夷快心事。述之念此。至熟也。何時真過吾林屋。夜半同宿。共聞寒河鷄聲乎。弟鼾鼾熟睡時。萬勿蹴我耳。一笑。

答袁述之書

弟今春徂夏。讀書江夏西菴。暗柏疎林。想見李北海捨宅爲寺之意。萬情不興。惟文章一道。則不敢不以爲可傳。修靜寺。頽然瓦甍耳。我家北海宅。作寺漢江濱。非文章傳之哉。弟輩雖張口肆力。空取標持而已。君家先生

所處之地。所謂天下莫不與也。弟輩今日所謂孰能與之也。嘗謂愛古人者絕不宜護其短。傳世者之精神。其佳妙者原不能定爲何處。在後人各以心目合之。而若其所不足。人常指爲疵類者。夫安知後世之傳不卽在此。而  
又安知古人所以堅取後世名者。不明留此一段以發其所議。而因以傳其佳妙耶。無論古人之深遠。與近日君  
家先生之靈奇。必有出於此者。卽濟南諸公。自有所以開人之議。與以議而留天下後世之名。夫豈苟也乎哉。此  
不實致力於文事。不同旋於今古之變決。不知有謾人人益卑。謗佛益尊之權理也。如弟與君家先生。恨未常  
納交。然得與吾兄爲知己。則亦有通家之道。所以不掩其疵類。益成其靈奇者。若或交之也耳。夫推尊人以成己  
之高有之矣。詆訶不可朽之前輩以成一敢說人能說人之聲。雖愚者知其不可述之奇士。弟輩肝鬲行選。不可  
謂知之淺矣。而嘵嘵致辨者。凡以爲文章之道。疑義當析。旣於此深入。豈肯浮愛其親。且君家先生神靈炯炯。決  
與弟輩相關。豈肯虛就世上之浮名。而不信弟輩爲真愛者哉。每對人及書札中。卽稱中郎有子奇絕。每向人誦  
爲人子。豈便爲人奴語。無不稱快。今書中又有不欲效顰先世。反辱前休。及上賴繩削。以佐袁氏威儀等語。決知  
吾述之爲尊先生所瞑目矣。今人所云。是以庸人待尊先生也。尊先生決恨之無疑也。聰明才人。同是天地所  
私。豈肯復作異同。與造化相反哉。亦惟省之念之而已。

答袁述之書

古人無不奇文字。然所謂奇者。漢漢皆有真氣。弟近日正得潛心莊子一書。如解牛何事也。而乃曰依乎天  
理。淵何物也。而乃曰默惑有何可鍾也。而乃曰以二缶鍾惑。推此類具思之。真使人卓然自立於靈明洞達之中。  
莊子曰。言隱於榮華。又曰。高言不步於衆人之心。今日之務。惟使言不敢隱。又不得不止于吾心足矣。半年中承  
使書兩至。真古人舉動。辱惠孫漢陽花卉。久欲致之。而不可得者。李祠部絳學碑記。敘事造語之妙。若生若脫。可  
以爲法。弟反謂書法不及耳。

答鍾伯敬書

曾見兄於骨肉之變。不哭而神傷。不傷而神寒。今最後又遭此一慘。私用爲憂。七月二十九日。往迎叔靜之柩。得兄書。始知近日看內典。誦佛號。一月之中。齋食十五日。卽吳姬亦已長齋。不食鹽酪。率其家人。寫經誦經。不以死者爲可傷。以生者爲當悟。此實福實慧也。但往往見文人談禪。皆是前生帶來種子。一生汨沒。聰明中不得。出來欲以生死大事性命。妙理了其聰明之案。供其聰明之用。悟雖若近於祖師。修或不及乎凡夫。凡夫者。其聰明常不足。一日一事之用。胸中無一物。先爲之地。止知有誦經寫經。誦之既專。寫之既苦。爲佛子所憫。爲福慧所依。問一往來。根據于身心之中。雖不成佛。亦自得力。每于死時。見小效驗。無爽者。若文人。薰修非不篤實。專壹以成佛爲期。而不知我之篤實專壹。必欲以成佛爲期者。是其聰明之所爲也。真聰明之所爲。能使己不用聰明。而但恐聰明與福慧雜居。不用聰明之意。又與聰明雜居。有時福慧來。而未免有一習見習聞之物。亦如琉璃光與之相參。相映。相爲無窮。則其寫經也。最便於文人之手。其誦之也。便於文人之口。而其薰修苦行。身土相參也。便於文人之志氣才力。聰明之用日新。而不已。聰明之局欲結。而未能。而生于聰明。而死于聰明而已矣。至于死而從前。以成佛爲期之願。有所不暇。遂其傷生惜死之態。反不及凡夫之從容者。豈不篤實專一。期于成佛者哉。而死多如此。何能無愧。弟自西湖歸。已斷殺。終日侍老母病。此心澹然。居簡行簡。又見赦靜客死。徐九郎一夕暴卒。因思世界之治。不治文章之法。不法游止之快。不快。竹木之秀。不秀。鬼神之靈。不靈。日月星辰之變。不變。總無一關切。而猶有敬身醒眼。閒步朗懷。不敢自蹈于非禮之動。自蹈于有戾之物者。以爲不如是。無以畢我二三十年。一二十年中。有生之味趣耳。其實來生因緣。超度人天。似當不出乎此。不宜僕僕合掌。跣趺枯稿。使我不可思之寂樂。反驅使於不能已之聰明。是則區區弟所以爲吾子助也。至于姬妾長齋禮佛誦經。亦是添顏着色。取憐生愛之第一事也。遂欲以朝雲之書經。爲龐家之法侶。何其拘哉。與兄常別。惟今年無日不相憶。如知山之人門。

前有佳山反忘之。常勸其清晨開窗時。卽須精神警動。作此山不易得想。便日日門前受用此山。豈不枉知山人。生在山前矣。記去年湖上聞子將問及伯敬。予答之曰。伯敬者不是朋友。直是終日拿來受用者耳。嗚乎。遍天下皆朋友也。誰知受用哉。

與茅止生書

往辱足下作楚二嶽序。其歸也。日日讀之。又所示武備志香魂集二序。日日想服之甚矣。足下能古文也。愈日日思之。古文之道。莫有講者。欲不思足下。何可得。然使足下意加虛神加靜。與人處加溫克。而又減無用之名。減無用之應。接減似有用實無用之意氣。減可以用不必卽用之經濟。至于粗之減聲色。精之減筆墨。卽其所爲止生也。一增損焉。古文在是。古人在是矣。去年弟亦草草接物。未暇有所深言。自西湖若上回山水發。其確然之識。別離悵其確然之情。始自悔與足下交。雖未唯諾。亦少直答。雖未有豪爽。似其人之客於外。裝葛未易。鑿館未。蠶舟車未將。無主人則鬱鬱。有主人則揚揚。而無以報止生。因譽止生之文章第一。人第一者。然亦未能盡似古。入于文章可賞。人可欽之處。且不須言。而先勸其增損於止生之內外也。宋子獻孺真朋友。弟略以此意托致數語。足下乃毅然從之。書來甚以爲是。然則足下之所厭。乃在無以報止生。而以一譽塞其報者。而所毅然從者。乃在乎此也。何敢不遂盡其說。既盡其說矣。將無初以爲是。而旋復誅之者乎。我知茅子者能古文。又古人其志者也。豈有是哉。

答劉同人書

同人足下。得兄書。所以教我者甚至。欲我上尋性命不易之理。次究著述千秋之業。微彰妙詣。盡此二語。僕直奉而行之耳。有何說哉。但性命之理。癡黠不能盡。人偶有所見。亦是聰明業種。非關太始。夫晉人所謂壓壓之處。皆龍肉也。卽子瞻所謂猪肉亦龍肉也。自以爲啖。而不知其已墮于談古今相欺。以至于盡可不。大哀耶。惟生

來有志于述作。不敢不盡心。初年求之于神骨。逾數年乃求之于氣格。又數年乃求之于詞章。前後緩急。難易加減之候。惟已得用之。故常以此爲快。如有一醫者。自以爲起病。而參朮二陳。梁肉之序。絕與入用之不同。想其用淺也。反如衆人之用深。其置輕也。反如衆人之置重。亦必有所見焉。至于進取一途。本其所熱。而性不耐煩。輕就易去。又所見人世君子。皆以勞役博科名。以恥辱博三公。以負心之事。博義稱。以人之死博安常。抑其心之所熱。以就冰雪。曰何必富貴乎。而天分不高。屢抑屢起。始知僞隱者之亦難真。不仕者之果爲奇士也。念自有所動。此豈待人勸哉。但高興爲之不妨。高興止之亦可。唐所謂行藏絲與不絲。身僕今者。蓋用之矣。同人足下。僕素心儀。以爲才大而品堅。昨舍弟相依之久。益信斯語之不妥。文正文成之間。幸惟努力。道子學畫。惠之學塑。各勿失時而已。戊午之疏。邀惠朝賢。得使蒞葭倚玉。直一笑置之耳。偶遇此焚琴煮鶴之事。當如不見不聞。苟真有破胎殺卵之心。任彼自作自受。兄以爲何如。我與綱卿同人。氣類相合。豈因同舟遇風。方思親信。况所謂同舟者。不過小兒輩。剪一葉爲戲。作蝶子覆之。漏渠間耳。有何遇風哉。今年一步未出門。明年相思便當圖晤也。

答韓求仲書

西冷橋上之遊汎。志和宅畔之眠餐。忽忽且十年矣。其間桑溪蘆岸。磬烟漁火。每一年率三四夢至其地。况于大君子傾筐之愛。着屐之歡。手板看山。兩槳打水。其爲思憶。自成顛倒。尊札飛來。笑與忤會。忘其身之伏草土也。賀則及之。翻用爲贈。元春拜焉。書云。僉夫吐舌。如箕。歷年奎光。徧破雲霧。而出自是。知己快論。然豈知癸星匿彩。而翼軫之間。仍如濃墨。此亦章惇所爲耶。我輩從此悟去。亦可以放懷寥廓之外矣。去秋臨場。見家僮買芒屨。回不覺自哂。適夏長卿兄到門。首訊動止。送之以詩云。爾舅家弁山。十年無一字。草鞋見試官。不可謂憔悴。然而此中憔悴極矣。生平知音。如敬夫伯敬。俱先淪泉壤。身亦顛毛蕩。然左車牙豁。去改頭換面。明年猶不離鼻帑。終年如野馬奔塵。渴愛疲勞。不能一再過吳興虎林。尋舊遊于空冥澹冶之鄉。雖然。當以勇行之。辦青鞵布襪。遍遊



吳越擊空明而叩寂寞。決當從若上始矣。甲子晤彥直于燕。惟長蘅子將印持孟陽令則君常輩。作十年別。如何可言。明公晤諸君。皆以遊期告之。談梅口酸。能無津津。鄭澹石不久當通書爲言。令則且告以尊指緇衣一篇。非惟杵臼情深也。前見文閣增補最妙所益拙作二篇評語過飾。足知故人念我也。舍弟惟元方一人以甲子儻而元聲字遠韻。元禮字服膺。才格尤嶽。家有殊色。不致玉帛。而老女懶婦媒妁屬于道。亦事之可笑者。不可不令明公知也。兩小院并賢公子近如何。公子齟年訪我于舟。只如昨日耳。

### 與鍾居易

足下來札。欲僕爲令兄志墓。俟文成卽書一通。覓佳石刻之。以傳天下。或至來世。使兩人精神如金光聚。足下不能發此想。僕此一篇文字。不須伸紙和墨。仰屋運思。已自有一篇全文。汨汨然隨行踪而出矣。生平知己無少長顯晦。離合譽咎。亦并無東野爲雲我爲龍之分。亦並不借天地山川。東西南北。作車笠俗證者。獨令兄一人爾。令兄詩云。庶幾夙夜。惟予與汝。今旣生死路乖。自令兄魂魄而外。惟足下可知之。其他固無用取知也。志銘當求要人高官。取重幽明。然亦決知非令兄高穆之性。故吾與足下決意作此一篇文字。用投逝者私好耳。倪雲林畫是令兄生平寶愛。以足下有道氣。又雅知畫。臨終付囑收藏。是僕所親見。今乃捐以見予。僕出入負攜。卽用其畫。作先賢雲林先友伯敬二祠香火矣。敬下四拜拜二公焉。但此畫入好事家。立致十萬。徒手坐獲。恐貪豪成愆。輒用三萬錢。奉足下爲懺度飯僧之資。此亦如置祠邊香火田二十五畝也。如何如何。

### 答池直夫

蔡先生不輕許人。不苟作緣于人。每見詩文中。輒有池直夫。心固已異之。洪爾蕃來京。遍覓所謂竟陵譚子者。而投之書。與玉屏南參諸集。則故直夫也。今蔡先生死。含淚開蔡仁夫書。讀未竟。而使者又致一書。則又直夫也。閩楚吳燕間。萬里則如一步耳。吾兄才格。旣不可梯接。而志氣深勇幽邃。又迥非今人所趨舍。元春行天下。得

此于人蓋寡矣。意者直夫信蔡先生過篤。厭凡庸人過甚。而遂寬求于我耶。乃讀見贈佳詩。以文人之筆。發有道之言。不惟鍾蔡諸公。悔見知之晚。千古才詰。同時汗落。有識如此。而弟猶不能信直夫之真知我。則過也。弟子福懋。總無分毫。加以學道之念不力。不恆見直夫。寄內書既鄙其婦行。自鄙也。直夫所居海島山麓之奇。使人神往。弟住處寂寞之濱耳。然古人獨吟閒釣。每亦思如此地而不可得。以是亦覺心安。回思少年時。有作高奇詩古文之志。後來師友扶持。並有類奇士高人之性情。今皆茫無一效。與鞭影俱亂。直夫明年早來京都。見我祇是一庸人耳。切莫使竟陵譚子。千奇百怪。想也。窮鄉下里。無以相寄。作得一詩書之扇。又書之冊。又書之紙。如小家人。蔬豉魚菽。設了重設。豈不可笑。弟長安答書。倉卒草數字。付爾。眷本無可觀。今既爲致書者所失。直夫又必欲觀之。因以其稿錄往。

答金正希

兩得吾兄書。汗出斗許。弟胸中雖有灑灑落落之趣。與世人入名利恩愛而不得出。入噴熱熱惱而不得出者。似乎有間。尋常厭人沾泥帶水。喜一過而忘之。故伯敬諸子。取其根器。而恨其不肯學道。弟之不能學道。在弱而好弄。老而不衰。生平貪戀光景。極知光景朝暮更換。而實有所不能舍也。又見學道人愛官與我同。愛財與我同。愛色與我同。愛交遊玩好與我同。而自以爲學道不知我。不學道又在何處。及迫而問之。則曰。此何礙于道。子真不知道矣。弟愈不服其言。彼沾泥帶水。而我灑灑落落。沾泥帶水者。而責灑灑落落者。爲不知道。宜其不相下而生退心也。乃出自吾兄。則實修實證。無所大戀。戀于世。而忍得住。苦得慣矣。伸手接引。含淚下棒。弟獨何心。自甘昏浮。但不知兄所謂一刀了割者。是何刀法。一刀遂了者。是何了手。兄于所爲看經持呪。參禪念佛。必當從一門深入。我輩亦有清靜時。萬念歇下。覺此事不謬。而少頃事煩人雜。可笑可樂。神疲力倦。性命無歸。未嘗不悔。而卒無一法。遠此塵垢。野火燒不盡。春風吹又生。是此雜念真境。遠公以謝康樂有雜念不許入社。弟嘗舉以自恨。

而公安王以明。累書相責。則言無雜念。不可學道。添我迷惑。莫如此語。畢竟是正希急急討箇了絕爲是。而不知何從便得了絕。則請正希示我一路。雖然。學道未有不苦。楞嚴云。菩提涅槃。尙在遙遠。非汝歷劫辛勤修持。雖復憶持。十方如來。十二部經。清淨妙理。如恆河沙。只益戲論。正希新官翰林文章人品卓然一時。而此心斤閥。悶絕。不知有數者之美。可謂能苦矣。弟則有不能者。雖不至取其光焰。以自加。而未嘗不資其津潤。以自美。方有惟恐其苦之意焉。而欲以學道。豈不疏乎。且不知正希官翰林文章品格卓然一時。而學道之人。果真無礙于是否。雜念果盡。割絕否。反而求之。千萬再以報我也。弟非無知。強相排抵。亦實實求一消息于有道耳。至是而春之通身。又汗出矣。

答李長叔表兄

入城到門。冀可一見。吐數月之懷。乃聞湖頭水壩。徙倚堂前。良久乃去。昨拜手書累紙。反覆研誦。欣感交集。知己之言。吾以愧於心也。不才村居寡歡。喜人至止。剗啄相續。物竭神憊。主人方欲寢息。而客子猶嘖。惴未休。投牽繫纜。其意皆出于客。殊增厭恚。又平嘗好爲人涉筆作紙筆數字。而知與不知。固來相強。敗楮退筆。率滿床几。刻期追索。有如逋負。虛火攻中。對飯不食。常自思。惟日月逝于上。體貌衰于下。前有未了之事。現有當卜之歡。而枉費精神。供人一刻之求。真有何益。不如已之已之不信。遂刻作一札。有來乞者。舉以塞之。此既一事矣。惟是性本朴率。無思無營。與人無爭。高人衣鉢。似欲傳燈。而且村中林水幽翳。舟車草野。門無人。閨無人。閨長衫累日。不着禿衿小袖。行過兄弟家。如東皋隔河故事。蕭遠不羈。恐城中大人君子。猶未免相羨也。昨偶作六言詩云。家添鶴鹿三口。僧與琴書半船。問古人中孰比野夫。行徑多偏。近狀如是。聊呈一笑。

鶴鸞文章卷之七終

譯友夏合集 卷七